

五十年來蘇俄的「文化革命」

王 啓 升

前言

蘇俄一向認為建國有三個途徑：「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與文化革命」。這可以看出蘇俄對「文化革命」的重視。列寧認為「文化革命」，是「全體民眾整個文化領域的發展和整個轉變，是社會精神生活從根本上的革命改造」。

其次，文化雖屬科學、教育、藝術、倫理、道德、宗教、法律、風俗、習慣等各種精神產物的綜合體，但蘇俄認為文化不是消極的，而是有其積極的意義，而特別注重人的創造和積極的作為。蘇俄根據這樣的觀點，確定了「文化革命」的目標如下：

第一、要改變整個社會的生活習慣，排斥異己的陋俗和惡習，並進一步消滅社會階層之間、城鄉之間與各種勞工之間的差別；

第二、要根本改變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除擺脫資產階級觀念外，要以辯證唯物論與無神論的原則，以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精神來教育民眾，要將馬列思想成爲全民的宇宙觀；

第三、「文化革命」，一方面是將社會主義文化與過去進步文化建立密切連繫，另一方面，是對傳統文化加以批判和創造，並運用新的知識與新智慧來加以充實，使其發揚光大；

第四、「文化革命」是要全面發展個人的修養，「無產階級」更應摒棄一切惡習，要在精於科學、技術，精於全人類文化的人羣中，來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來消滅文化方面的不平等。

從這四個目標，可以看出蘇俄的「文化革命」，是要改變整個社會的生活習慣和思想意識。當然，這四項目標，無論那一項都是非常艱鉅的，所以俄共在去年「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報告提綱」中講，「文化革命」不是輕而易舉短期所能完成的，是一個很複雜的和長期發展過程。蘇俄的「文化革命」既已經過了五十年，其原定的目標，是否業已達成，茲從蘇俄過去重大文教

措施，來加以研析。

一 學校教育制度的改革

蘇俄要運用學校從事宣傳和運用學校來培養自己所需的各種幹部（工程師、機械師、農藝師、醫師、教師、文藝工作人員等），所以當蘇俄政權成立伊始，便通過了一系列的十分重要的教育制度改革的法令，這包括：蘇俄勞動學校統一令，教室與蘇俄政府分離以及學校與教室分離令，所有學校均劃歸蘇俄人民教育委員部管轄令，俄羅斯共和國國民教育業務機構令，以及其他等等。

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更明白地講：「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要將學校由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轉變爲完全消滅社會分爲階級的工具，轉變爲共產主義復興的工具，此一任務應貫徹到底。」

這是俄共黨綱自己承認學校就是該黨統治的工具。

二 國民教育

蘇俄近五十年來的國民教育，相當發展。一九三〇年蘇俄實施初等義務教育制，並於一九三三年完成。從一九五九年起蘇俄實施八年義務教育制，現正過渡到全面中等義務教育制。蘇俄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教育年度普通中小學的就學人數爲四千八百萬名，高等學校同中等專科學校就讀的大專學生，共爲八百餘萬人。如果加上蘇俄工農青年各種職業教育與羣衆性的短期訓練，那蘇俄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的就學人數，當爲七千三百六十萬人，平均每三人中即有一人在接受教育。本刊第七卷第二期曾刊載「五十年來的蘇俄教育」專論一篇，對蘇俄半世紀以來教育情形，有概括性的敘述，擬不重複，不過這裏要特別指出的，就是蘇俄的教育，是特別注意科學、技術、文化等各種專門人才的培植。就在一九四一年德蘇戰爭之前，蘇俄高等學校畢業的專門人才，計八十六萬八千人，而中等專科學校畢業的各種專門人才

，則為一百五十九萬二千人，五十年來蘇俄高等和中等專科學校所培植的各種專才，將近一千八百萬人左右。這可以看出蘇俄這五十年的教育，是在積極培植專家，以供國防建設、經濟建設與發展文化之需。

三 掃除文盲

蘇俄政權成立初期在文化方面所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是文盲問題。據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莫斯科「國民教育」雜誌第五頁稱，舊俄時代有大多數人民是沒有受基本教育，文盲竟佔人口中百分之七十，農村方面文盲更多，佔人口百分之八十點四，而婦女中的文盲，則佔人口中百分之九十。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議便頒佈了「掃除文盲」的命令。這個命令是列寧簽署的，規定凡屬不能閱讀和書寫的、而年齡在八至五十歲的人民，一定要用自己民族的文字或俄文，來學習閱讀。當時蘇俄建立了以加里寧為首的「掃除民盲」協會和「掃除文盲」出版局，並在地方蘇維埃之下成立掃盲協會，全國各地均普遍展開了識字運動，全國各城市、各鄉鎮，乃至山村或草原村落，到處都設有掃盲的識字班或識字學校，並發動全國識字者來教導不識字者。軍營或前方，紅軍戰士亦利用休息的時間來識字，來掃除紅軍士兵中的文盲。

據蘇俄一九三九年人口調查，從九歲至四十九歲的居民中間，識字人數已為百分之八十七點四。

四 創辦工農速成學校

蘇俄「文化革命」所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改變高等學校學生的社會成份問題。舊俄時代的高等學校同高等技藝學校學生的社會成份，蘇俄宣傳多數為官僚、知識份子、傳道師、地主同商人的子弟，而工農子弟是佔極少數，據一九四〇年莫斯科國家出版局所印發的「蘇聯文化建設」彙編第一百一十四頁記載：「一九一四年在沙俄八所大學同四所高等技藝學校的大專學生中間，工農的子弟，僅佔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為了提高大專學校學生中間的工農社會成份起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及其所屬機構，便在全國高等學校附設工農速成學校，全國第一所工農速成學校，係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在莫斯科創立。這種學校招收年齡十八歲尚未具備中等教育程度的

工農子弟，以三年至四年的期間，來完成普通中等教育。當學生在這種速成學校畢業之後，便憑畢業證書，免試和優先升入大專學校。

蘇俄為了鼓勵工農子弟進工農速成學校，對於在這種速成學校就讀的學生，每月發給津貼並供應居住的宿舍。

工農速成學校的學生是逐年增加，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經過了四年的功夫，到一九二二年時學校已發展到了一百零六所，學生人數則增至三萬八千名，至一九三四年時學校又增為七百所，學生則增至十五萬名。蘇俄從一九一九年起至三十年代中葉，畢業於這種工農速成學校的工農學生，達二百三十二萬七千人（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國民教育」雜誌第四十五頁）。

蘇俄這種工農速成學校畢業的學生，在每年全國高等學校所招收的新生中間，佔一相當大的比例，以一九三四年為例，這一年高等學校所招收的新生中間，工農速成學校的學生要佔百分之四十。

據上述「蘇聯文化建設」彙編同頁記載：

「……高等學校學生中間，從工農速成學校畢業的青年男女人數，在革命後初期的大學學生中間，很快就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而在高等技藝學校學生中間，則更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三。」

高等學校學生的工農社會成份，由沙皇時代百分之四一五，增加到蘇俄政權初期的一半以上，不能說不是蘇俄「文化革命」的顯著成就。但此一成，並未繼續保持下去。在三十年代中葉，蘇俄不僅取消了工農速成學校，並且取消了高等學校大多數學生的助學金，而高等學校一部份學生還規定必須負擔學費（一直到一九五六年高等學校收取學費的規定始行取消）。在此一新的規定之下，工農社會成份的大專學生，因為家境貧寒無力負擔這一筆教育費，多半退學另行就業，所以蘇俄高等學校的工農社會成份的大專學生，從此就開始大量的降低，而蘇俄黨政官僚（各級黨部各工廠企業、機關與社團等單位的負責人）集團社會成份的大專學生，由於家境富裕能負擔高等學校的所需費用，所以在高等學校學生中間的人數，便迅速地增加。黑魯曉夫在一九五八年談蘇俄高等學校社會成份時，亦不否認這種趨勢。他講：

「……在全國高等學校中間……工人與集體農民子弟的人數，是減少了。舉例來講，在莫斯科市的幾所高等學校內，工人子弟與集體農民子弟學習的人數，不過其中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而其餘的學生，是職員與

知識份子的子弟。至離開工作，專門在高等學校攻讀的工人或集體農民，那只有極少數幾個人。」（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莫斯科「消息報」）

黑魯曉夫這裏所講的職員與知識份子，實際就是上述黨政官僚集團。這個集體就是蘇俄壓迫工農真正全權統治者。黑魯曉夫稱這個集體為職員和知識份子，是別有用意，是要以這種含糊其辭的說法，使黨政官僚集團同蘇俄普通担任會計員、打字員或文書、書記的職員，或担任教師與文藝工作的知識份子混淆不清，來掩飾這個黨政官僚集團，在高等學校排斥工農子弟的這種黑幕。

蘇俄高等學校學生社會成份這樣重大的改變，即工農子弟社會成份大量減少，而黨政官僚子弟社會成份大量增加，這是蘇俄少數官僚統治階級在犧牲大多數工農子弟的就學權利，這與舊俄時代資本主義和地主統治階級犧牲大多數工農子弟的就學權利，在本質上並無任何不同之處。

五 兒童學齡前教育

蘇俄之所以注意兒童學齡前教育，實有其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種種原因。在國內戰爭時期，蘇俄由於「軍事共產主義」暴政與赤色恐怖的结果，造成了蘇俄社會空前黑暗與混亂狀態：全國大飢荒，餓殍載道，家庭破碎，兒童無家可歸與到處流浪。尤其是糧食完全為蘇俄官方搜刮殆盡，更造成蘇俄民間普遍缺糧無以為食的情景。一九六八年第三期莫斯科「黨的生活」雜誌第十五頁還記載蘇俄國內戰爭時期紅軍正式的徵糧隊，就有二萬五千人左右，這可以證明蘇俄除了無數的工人徵糧隊以外，還有紅軍徵糧隊。在民間普遍缺糧的嚴重情勢下，假定對當時流浪的兒童，不予收容，不供給伙食，那流浪中的蘇俄兒童，勢非均成餓殍不可。列寧迫不得已，乃於一九一九年元月簽署了成立「保護兒童會議」的機構，來辦理收容無家可歸到處流浪的兒童，當時蘇俄官方就利用各地沒收的庭院、大廈和別墅等，來興辦幼稚園、保健區，以及保護孤獨的母親與幼年兒童機構數千所，並由公共食堂免費供應兒童伙食。這是蘇俄最初大規模成立兒童學齡前機構，是以救濟成份居多，而教育因素誠微不足道。

殆後蘇俄爲了加速工業化，人力缺乏，爲了便於婦女參加生產勞動，所以此一救濟兒童的機構，正式發展爲蘇俄兒童學齡前的教育機構。

一九六六年蘇俄全國幼稚園收容了八百餘萬名兒童，至一九七〇年時，蘇俄預計幼稚園可收容一千一百萬名兒童。列寧在宣傳上稱幼稚園爲「共產主義的萌芽」，稱幼稚園「在事實上是解放婦女，在事實上是減少和消滅女性同男性的不平等」。

蘇俄對於兒童的一般思想教育亦毫不放鬆，從蘇聯建立政權初期起，即在全國成立兒童俱樂部、兒童劇院、技術站、少年自然科學家工作站、遠足站、體育同音樂學校、圖書室、電影院等康樂訓練機構數千所。蘇聯國家出版局五十年來爲兒童所出版的圖書計八萬種，而印行的數量計四十億冊左右。

六 羣衆文化宣傳工作

蘇俄五十年來羣衆文化宣傳工作，是不遺餘力地在加緊推行，有大量的出版品，有遍佈全國各地的圖書館、俱樂部、博物館、戲院、電視、電影等各種文教康樂機構，茲舉數例來說明。

出版品：目前蘇俄出版的報紙，爲數約八千種，雜誌計四千餘種，而每年出版的書籍，計十二億五千萬餘冊。蘇俄五十年來共出版了書籍三百一十億冊。爲了便於向國內外其他民族宣傳，這些書籍是用一百四十種文字出版，其中蘇俄的民族語言計八十九種，外文語言五十一種。

同時爲了加強馬列主義的宣傳，從一九一七至一九六六年，蘇俄共出版了馬·恩著作八千三百八十萬冊，列寧的著作三億三千零七十萬冊。

圖書館：舊俄時代，有藏書量九百萬冊的一萬四千所民衆圖書館，一九四一年蘇俄有藏書一億八千五百萬冊的民衆圖書館九萬五千所，一九六七年蘇俄民衆圖書館增至十二萬四千所，而藏書量則增爲十一億零五百萬冊。此外，還有蘇俄各地學校、機關附設的圖書館暨專門性的圖書館數萬所。

俱樂部：俱樂部雖爲一康樂機構，但蘇俄現所設的十一萬九千個俱樂部，實際上是在推行羣衆共產主義教育和宣傳活動，在蘇俄「文化革命」活動上，俱樂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由這六項措施，可以看出蘇俄近五十年的教育、出版事業乃至文教康樂等活動，均有相當的發展，但距離蘇俄「文化革命」所追求的四大目標，仍相當的遠，所謂「社會階層之間與城鄉之間差別的消滅」，乃至「個人全面發展與文化領域方面不平等的消滅」，目前尚屬渺茫。

參考資料：

- 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莫斯科「文教工作」雜誌「革命與文化」一文。
- 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莫斯科「國民教育」雜誌「蘇聯人民文化的高漲」一文。